

阅读之前没有真相，真相面前没有活路

羊皮魔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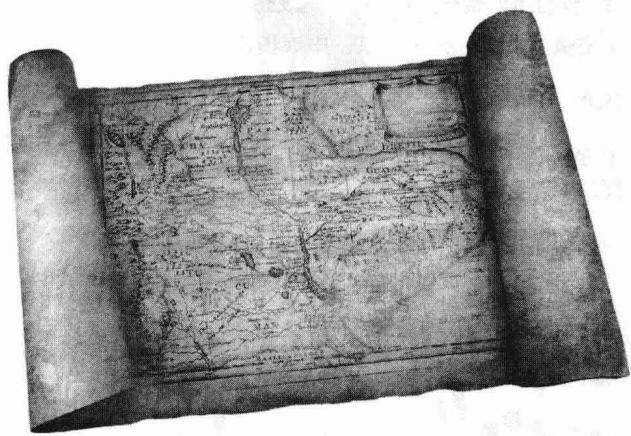
我们亲身经历的诡谲事件

YANGPIMOSHU

南无◎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羊皮魔书

南无◎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羊皮魔书/南无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113-0675-3

I. 羊… II. 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80395号

羊皮魔书

YANGPI MOSHU

著 者 / 南 无
责任编辑 / 文 锋
封面设计 / 荆棘设计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1092 16开 印张 / 16 字数 / 261千
印 刷 /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0675-3
定 价 / 26.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传真: (010) 64439708

发行部: (010) 64443051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 目录 羊皮魔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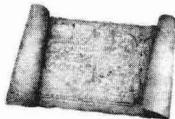
第一章 虚数空间.....	001
第二章 诡异残图.....	009
第三章 玄天玉境图.....	017
第四章 玄天幻境.....	025
第五章 八景之秘.....	033
第六章 俄罗斯轮盘.....	041
第七章 寻找生门.....	051
第八章 仨儿哥.....	059
第九章 凌迟.....	067
第十章 御风斋.....	077
第十一章 香消玉殒.....	085
第十二章 一人可活.....	093
第十三章 病毒.....	101
第十四章 觅食.....	109
第十五章 戒“毒”.....	117
第十六章 生存提示.....	127



目 录

羊皮魔书

第十七章 眼中的世界.....	137
第十八章 精神病.....	145
第十九章 各怀鬼胎.....	153
第二十章 临渊阁.....	161
第二十一章 皇帝与将军.....	169
第二十二章 杀人避祸.....	175
第二十三章 肃清朝纲.....	183
第二十四章 反目.....	197
第二十五章 阖墙.....	205
第二十六章 祸不单行.....	215
第二十七章 一人得活.....	223
第二十八章 来龙去脉.....	231
第二十九章 未尽的结局.....	243



第一章 虚数空间

它们是现实时空物质的镜像，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任何约束，因为时空本身就是任意的。

落日流辉，赶走沉积多时的阴霾，最后一个乏味的工作日亦因这普降的温润而变得生动。

香港—科技大学—校体育馆。

场内座无虚席，一千八百多个座位早已满员，走廊处亦是人头攒动，显得颇为拥挤。场馆中央巨大的电子屏幕尤为吸引人眼球，荧屏上显着几个大字——时空与宇宙，背景则是一幅深邃璀璨的宇宙星空美图，恢弘中透着神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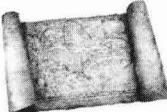
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开放性的学术演讲，主讲人是世界知名的华裔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和空间科学的研究领域的泰斗李光夏博士，他在新近被香港科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而这也是他在该校的第一次学术讲座。

由于李博士在全球范围内都享有盛名，并且为人幽默、言谈风趣，深谙交流艺术，尤擅以通俗的语言传递深奥难懂的信息，因此他的听众除相关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外，通常还会有许多对科学感兴趣的普通民众。

幽无正是慕名而来的普通人之一。

此时距麒麟眼之行已有四月，当日幽无和李略等人将瓦尔加布的尸体带回罗牟寨，与其妻子左拉果果合葬后，便怀着怅然的心情分道扬镳。彼岸树之事既了，众人自是各回各家，而夏夕颜家的老祖宗，秦朝人祝鲲无家可归，自然是跟了幽无和夏夕颜一行。

另外，或许是由于与人类融合获得了终极进化，抑或是变为树神的幽治帮



>>>羊皮魔书<<

忙，总之，彼岸树停止了抽取李略父亲李墨以及夏夕颜母亲祝琴的生命力，李墨和祝琴的衰老症竟然在一夜之间奇迹般地痊愈，整个身体状况也恢复到患病之前的样子。

至此拉斐尔的阴谋已全盘破产，而不谙世事的夏夕颜也不用接她母亲的班，过早去体味尔虞我诈的商场争斗了，这是幽无最希望看到的结局，因为他爱的，永远是那个纯洁得像一方璞玉的夏夕颜，如果有朝一日那双剔透空灵的眸子惹上了世俗的尘埃，幽无不敢想象自己会伤痛到什么程度。

与李略等人分手后，夏夕颜第一时间跟祝琴通了电话，当得知母亲的衰老症果真不药而愈，长久以来压在她心头的石头终于落地，此后怀着异常愉悦的心情陪幽无去看望了他的妹妹幽柔，两个风情各异的漂亮小女人一见面便言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势，幽无看在眼里，那颗因瓦尔加布之死而惆怅自责的心稍觉宽慰。

幽柔还在学校念书，幽无自不能陪她太久，几天后便被夏夕颜拉着去了香港，拜见未来的岳母。

实际上，这次见女方家长还颇有些小小的波折。一开始幽无这个无钱无名无地位的“三无产品”并不怎么受夏夕颜母亲祝琴的待见，然而当祝琴听说他是故人幽治的儿子后，态度却突然戏剧性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弯，当时便兴奋异常地拉过幽无问长问短，一个劲地感慨当初幽治是如何像亲妹妹一样地照顾她。

如此良机送上门，幽无这鬼灵精自然不会放过，满嘴抹蜜的嘴巴巧舌如簧，将未来丈母娘哄得笑逐颜开，越瞧幽无越顺眼，看祝琴那股子亲热劲，像是恨不得立马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她想不嫁都不成……

这两人见面才没几日，幽无在祝琴心目中却差不多已是半个儿子了。

也许是刚到死亡边缘走了一遭的缘故，祝琴对自己的身体信心大减，她迫切需要找到一个信赖之人照顾女儿的终生，而幽无各方面都让她很满意，尤其是他与自己同源的身世。由此她很快为两人举行了盛大的订婚仪式，正式将幽无介绍给各界名流。然而由此衍生的负面效应却让幽无措手不及大感吃不消。

首先是陪丈母娘和未婚妻参加无休止的交际和应酬，那种所有人都打扮得光鲜体面，言谈举止故作优雅的场合幽无最反感，以利益为驱使的交谈和各怀目的的推杯换盏更让他觉得厌恶。



另外夏夕颜在香港本就享有“最美豪门千金”和“最神秘财阀女”的美誉，一直都是媒体追逐的目标，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再加上前段时间的莫名失踪和不久前的突然出现，以及近日高调的订婚仪式，更让她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倍加引人注目，而作为未婚夫的幽无也讨不了好，有关他身份的猜测目前起码已经出现三四个版本，有说是大陆某房地产大亨之子，有说是白手创业的内地青年富豪，甚至还有说是高层之后……

各种荒唐的坊间传言和狗仔队无孔不入的突袭令幽无苦不堪言，虽然夏夕颜一个劲地安慰他说习惯了就好，但幽无心里却打定了主意今后绝不常驻此地，而此刻，他只能忍耐。

忍耐并不等于逆来顺受，此次幽无便再推脱掉了一个所谓的“上层社交”活动，以需要文学创作素材为由，溜到香港科技大学听李光夏博士的科学演讲。实际上，时空、宇宙这些未解的神秘幽无向来都很感兴趣。

此时李博士演讲已近尾声，到了听众自由提问的阶段，幽无再次以疑惑的眼神悄悄打量坐在他右侧的一个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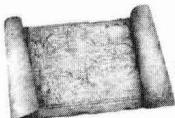
那男人大概年近不惑，面容憔悴，皮肤有种病态的苍白，像是长期蜗居在终日不见阳光的地方。他鼻梁上架着副黑框眼镜，像两个大大的黑眼圈，精神显得很萎靡，而满头凌乱的长发和下巴上参差的胡楂，让他看上去越发颓废，一身宽松随意的衣着，怎么看怎么像个搞边缘艺术的。

边缘艺术家来听科学演讲，虽然这事有些奇怪，却也不足以引起幽无的过分注意，然而此人从演讲开始便行为异常，虽然听得极为认真，表情却始终是阴郁中裹着焦躁，及至现在的自由提问阶段，更是变得坐立不安，像是憋着一肚子话要问，然而由于位置靠后，几次想起身发问却都被别人通过递纸条抢了先，看他咬牙切齿的愤恨模样，像是那些人都跟他有杀父之仇。

“这人有病吧？”幽无在心里暗自嘀咕，“听个演讲急成这样，倒也少见。”

此时李博士刚好解答完一位女士的提问，眼看演讲时间所剩不多，提问的机会却仍然落不到自己头上，那男人突然不顾一切“啊”地狂吼一声，同时从座位上霍地跳起，挥着手冲到了走廊上。他这一声神经质的嚎叫和类似精神病患者的癫狂行为果真将在场所有人都震住，皆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偌大的体育馆骤然间变得鸦雀无声。

若是常人，此刻恐怕会无比尴尬，但那颓废男人却浑然不觉，高举着双手



>>> 羊皮魔书 <<

不断摇晃，以期盼的目光看着演讲台上的李博士。

李博士起先也像众人一样被颓废男人吓了一跳，呆了半晌方才回过神来，无奈地笑着摇摇头，开玩笑道：“这位先生看来求知欲很强啊，值得表扬。”话音刚落，全场听众便发出会意的笑声，一半自然是取笑颓废男人的疯癫举动，一半也是在为李博士的幽默喝彩。

“说说你的问题吧！”李博士微笑着向颓废男人说道，同时抬手示意大家安静。

“嗯，对不起……”颓废男人仿佛此刻才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嗫嚅了一会儿，终于鼓起勇气道，“博……博士……你能不能再讲讲你之前提到的那个‘虚数空间’？用尽量……尽量再通俗一点的语言。”

“原来是对虚数空间感兴趣吗？”李博士点了点头，“再通俗点的语言……你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好吧，抛开理论上的东西，我尽量给你描述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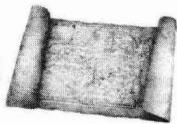
听到这里，幽无也正了正身子，竖起了耳朵。

其实关于李博士之前所讲的虚数空间，幽无也是听得一头雾水，什么粒子、反粒子、正实数、负实数、正虚数、负虚数……这些专业的词汇他一个也搞不懂，只隐约觉得虚数空间有点类似于科幻小说中常常提及的异度空间，是独立于现实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我们都知道，道家讲究阴阳，这并不是迷信，实际上是在说物质的两面性，唯物辩证法也对此早有定论，这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一正一反，一体两面，甚至连这世界本身也是如此。”

“一个简单的式子， $0 = -1 + 1$ ，如果说我们感触到的是 $+1$ 的世界，那么就必然存在一个与我们这个世界完全相反的 -1 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就像两个性格迥异的孪生兄弟，相互依存却又具有截然相反的性质。我们这个时空所有的科学定论和真理，在虚数世界里，或者说虚数空间里都不再具有明确的意义，因为在那，时空是离散的、无向的，甚至可以说是任意的，没有固定的模型，它是现实时空每个点的一一映射。”

喝了口茶水润润喉咙，李博士继续道，“虚数空间的物质我们可以称为‘反物质’，它们是现实时空物质的镜像，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任何约束，因为时空本身就是任意的。让我们一起来畅想一下，如果说虚数空间也有‘人类’存在的话，那他们的生命中不会有生老病死，寿命也必定没有尽头，行动也不



必受距离空间的约束，想去任何地方都是转瞬即至，那是真正的自由自在！”

全场发出惊羡的议论声。

顿了顿，李博士有些遗憾地继续道：“然而，现在世界上有关虚数空间的一切都还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并没有谁实质性地接触过这个奇妙的时空。”突然又拉高了些腔调，“不过我相信，随着各国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我们终有一天会打开那扇神秘之门，对其一窥究竟的！”

说到这里，四周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只有那颓废男人却仍是一副茫然和纠结的表情，似乎正在努力思考着什么。

“这位先生，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李博士看着颓废男人点头问道。

颓废男人咽了口口水，原本耷拉的双眼突然变得炯炯有神，以一种期望的目光看着李博士颤声问道：“有……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安全地进到虚数空间里？或者说进到虚数空间里的人，怎么才能出来？”

他这问题一出，顿令全场愕然，几秒的沉寂之后便是无数的窃窃私语，体育馆内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幽无对此也大感意外，他没想到颓废男人会发出这种带有捣乱性质的提问，然而看其表情又实在不像是故意开玩笑。

“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请李博士……”颓废男人十分诚恳地补充道。

“咳咳！”李博士咳嗽两声打断了颓废男人的话，笑笑说道，“看来，这位先生有朋友迷失在虚数空间了，真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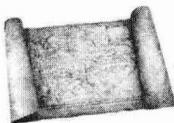
李博士略带戏谑的话一出立时让馆内尴尬的气氛消失无踪，众人又都发出小声的哄笑，暗自佩服李博士的幽默机智。

“至于你这个问题嘛，刚才我说过了，现在有关虚数空间的一切都还处于理论研究阶段，没有谁真正接触过。至于具体的方法，现在更不可能有。”见颓废男人一脸失望，李博士又道，“不过在理论上，有一种方法或许可以帮到你。”

“什么方法？”颓废男人脸上又骤然重新焕发了光彩。

“还是先前那个简单的式子， $0=-1+1$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式子的右边是由绝对负值与绝对正值组成，我们把绝对的正值用 y 表示，而绝对的负值用 ix 这一虚数表示，用 z 来表示 0 ，当然， 0 并不是表示没有。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式子 $z=ix+y$ 。”顿了顿又扬声道，“进出虚数空间的关键便是这个神秘的‘ i ’了！”

“那这个 i 到底是什么？”颓废男急切地追问。



李博士凝神道：“现在普遍的认为……是光速！”

“光速？”幽无嘴里低声呢喃，似在咀嚼这两个字的含义，而颓废男人闻言却呆住了，失望到极点的表情迅速堆积在他苍白的脸上，更显凄苦。

在这个世界上，光速根本就是遥不可及的极限速度，如果说进入虚数空间的关键是光速的话，那也即是说意图进入虚数空间根本就是妄想，至少，在现在的科技条件下是如此。

由于时间所限，此时李博士的演讲也基本到了结束的时刻，在主持人的一番深情煽动下，全场人员以热烈的掌声送别了李光夏博士，接着便是大批听众陆续退场，唯有颓废男人仍失神地伫在原地，低着头木然不语，一副深受打击的样子。

到此时，幽无已经对颓废男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觉告诉他，颓废男人身上一定发生了一些古怪的事！

人潮渐尽，颓废男人终于仰头长叹一声，转身慢慢地向出口走去，幽无则悄悄跟在他身后，心下暗自盘算着找个什么方法跟他交流交流。

说起来，异于常人的好奇心绝对是幽无整个冒险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种特质，如果没有强烈的好奇心，很多精彩和奇遇都会擦肩而过，而这一次，求索的欲望不但让他体味了一段极度刺激惊悚的旅行，甚至也成为了营救妹妹幽柔的关键！

一走出体育馆，颓废男人便朝停车场径直走去，幽无心下暗喜，打算就先从汽车这话题入手打开他的话匣子。念及此，他加快了前行的步伐，嘴里也哼起了小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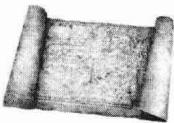
刚进入到停车场，他兜里的手机便响了，清亮的和弦铃音涤荡在空寂的地下停车场内，听起来异常刺耳。他看了看，是妹妹幽柔，蓦然间，幽无心底隐隐升起一丝莫名的不安。

刚摁下接听键，电话那头便传来妹妹熟悉的声音，那声音急切中嵌着惊惶，又像是迷失在沙漠中的旅人发现绿洲般激动，总之显得十分怪异。

“哥，是你吗？谢天谢地终于通了，哥……快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幽柔的第一句话竟是急切地求救，实在令幽无有些措手不及，他知道自己方才的那份不安已经蜕变为真实的糟糕！

幽柔有几斤几两作为至亲的幽无再了解不过，别看她是女孩子，可从飞来



村遗传到的特异体质却丝毫不逊色于自己，如果不是遇到极端棘手的困难，绝不可能会失态到这种地步！

想到这里，幽无也是心急如焚，急道：“小柔！小柔你怎么了？别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你现在在哪？”

“我在学校。不！我不在学校！我在山里……一座大山里！”幽柔的话里夹着许多信号杂音，且时断时续，显然信号连接相当差。

“你别急，慢慢说，到底在学校还是山里？”

“我不知道。哥，我不知道。我和三个同学本来在学校，正在看一张图，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到了一座山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在哪，更不知道怎么出去，我们都快疯了！快救救我们……救……”

幽柔的声音到此戛然而止，想是手机信号突然中断，而这一耽搁那颓废男人也已经将车启动，幽无此时哪还有精力去管别人，只得匆匆扫了一眼颓废男人的车牌号，暗暗记住，同时手上也不闲着，照幽柔的号码回拨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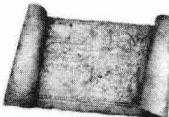
然而，尝试了几次，幽柔的电话却再也打不通，每次都是“您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的语音提示。看了看信号显示，分明是满格，想来问题定然是出在幽柔那边。

“小柔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幽无银牙紧咬敛眉沉吟，心中焦急万分。

方才幽柔的话实在让他一头雾水，因为据他所了解，幽柔所在的那所大学坐落于城市之中，周围完全就是一片鳞次栉比的“水泥森林”，根本就没有什么山，而且幽柔一会儿说自己在学校，一会儿又说是在山里，这种逻辑混乱的表述更让他难以理解，不禁越想越头痛，心乱如麻。

“不行，得立刻去她学校！”

既有此念，幽无便一刻也不愿再耽搁，立即电话订购了一张到广西南宁的机票，随后便是给夏夕颜打电话告知她幽柔那边的突发情况，那丫头听了先是死活要跟去，幽无赌咒发誓很快就回，一番好说歹说方才息了她的念头。



第二章 恐异残图

时间正在异样地流逝，幽无却浑然不觉，着魔般痴痴地看着图画。

幽柔就读的学校是广西南宁一所综合性大学，本来坐飞机从香港至南宁全程也不到两个小时，幽无在当天黄昏时便赶到了学校。

由于来过几次，幽无轻车熟路，很快就找到了幽柔的寝室。刚想敲门，那门却突然应声而开，倒让幽无呆了一呆。

开门的是个身材瘦削的女孩，有着健康的肤色，她手里端着饭盒，想是刚要出门去食堂吃饭，却恰好免去了幽无一道敲门的手续。

“晓丹你好！”幽无看着女孩微笑道，他来过几次，认得她是幽柔的室友兼好友罗晓丹，“怎么，你知道我要来啊？”

罗晓丹闻言先是一愕，接着脸上也绽出笑容：“你又来了啊？三天两头来看妹妹，还真有闲，不过幽柔她有你这样的哥哥，也真让人羡慕呢。”

“有事，这次是有事。”幽无尴尬地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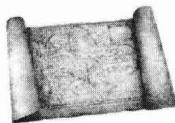
“幽柔她现在不在呢，手机也打不通，估计是没电了。”

幽无闻言正色道：“我就是为这事来的，你知道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不清楚。”罗晓丹摇摇头，“她昨天下午跟几个同学去老教室排练校庆晚会的节目，到现在都还没回来，大概是排练完一起到哪里玩去了。”末了又有些愤愤地补了一句，“这死丫头，有好玩的都不带我去！”

妹妹精力充沛不逊自己，这点幽无倒是心知肚明。

由于还在求学阶段，幽柔不可能像幽无那样一有空便到处探险、游玩，因



此只能将精力分散到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上，而由于身体条件远超常人，外形也叫人赏心悦目，加之性格开朗跟谁都能打成一片，一进校便成了风头强劲的人物！

及至现在，除学生会副会长这些比较正常的职务外，她还将各种稀奇古怪的头衔挂了一身，什么新生危机处理会会长、校急速游泳队先锋、校园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这些古怪的团体一大半都是她自己成立的，特别是新近的那个反食欲过度啤酒肚肥胖症打击团团长的头衔最是令人喷饭。至于在各种晚会上表演节目，对多才多艺又精力过剩的幽柔来说更是家常便饭。

“她们一夜没回来，你们都不担心吗？”幽无觉得有些无法理解。

罗晓丹闻言有些戏谑地笑道：“你自己的妹妹你还不了解么，她不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有时候忙到夜不归宿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看来小柔的同学没一个认为她是失踪了。幽无心中暗道，不过这样也好，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想到这里，幽无点了点头问道：“她们昨天在什么地方排练节目？”

“老教室。”

“老教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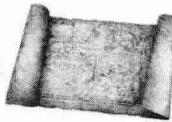
“对，就是一幢废弃的教学楼，四个月前你和你女朋友不是在学校里逛过吗？应该也见过吧！那楼其实也并不怎么陈旧，主要是现在修了新的教学楼后以前的那个就没怎么用了，据说不久之后要翻新用作实验楼，不过现在仍是闲着，由于那儿比较安静，所以有时候大家搞什么排练啊或者小活动啊这些就在那儿。”

“哦，是东区那幢独立的老房子？几楼几号？”幽无看着罗晓丹认真地问道。

“哎哟帅哥，你可千万别这么看着我，我受不了。对，就是那个地方了！”罗晓丹性格外向不下于幽柔，说出这种话一点也没觉得不好意思，反倒是幽无的脸微微红了红，“至于具体位置嘛……应该是二楼最大的那间教室吧，只有那间教室才没有上锁。”

她顿了顿又突然正色道，“不过那地方有些不干净的东西，白天无所谓，晚上谁都不敢去，你该不会是认为幽柔她们还在那里吧？不可能的！”

其实很多学校都有这样类似的所谓灵异传说，幽无向来对这种事情嗤之以



鼻，况且他艺高人胆大，又刚刚经历过麒麟眼内那番奇诡惊险的事，怎会把这种小传言放在心上？因此他点点头，岔开话题随便聊了几句便告辞，径直往那幢老教室而去。

校园的黄昏正悄然而逝，西边残阳渐没，却依然努力翘起尾巴上的余晖，盼在浩瀚的天地间多滞留一刻，主宰黑暗的夜幕虽已徐徐挂起，却仍羽翼未丰，势弱的它此时还只能和残留的光明共同分享苍穹。此时此刻的世界最是奇妙，兼具混沌未开时的浑浊和神秘，行走在绿树成荫的校园小道上，幽无对此更有切身体会。

及至到得那幢独立的废弃教学楼前，天色终于基本阴暗下来。看着教学楼有些斑驳的灰白墙面，幽无心里还当真有点毛毛的感觉。

自嘲地笑着摇摇头，幽无抬脚走了进去。

走廊很窄，阴暗而潮湿，皮鞋有节奏地敲击冷硬的地板，发出清脆的碰撞声，为本就阴嗖嗖的环境平添了一分跃动的诡异。幽无伸手按了按墙上的电灯开关，却失望地发现没用，想来是整座教学楼都已经停止供电。不过好在是月夜，他视力又很好，行动倒也不受阻碍。

挨个推了推各间教室的门，发现果然如罗晓丹所说都上了锁，幽无便也不再浪费时间，沿着走廊径直上了二楼。

二楼环境与一楼差不多，只是更显阴冷幽寂，幽无找到最大的一间教室，发现教室门虚掩，暗道应该就是这里了。正要伸手推门，心脏却没来由地一通狂跳，他生怕自己一推开门便见到几具冰冷的尸体。

深深吸了口气，幽无还是利落地将门推开，而就在门开的瞬间，一团黑影突然以极快的速度从门内蹿出，且伴随着“喵呜”的厉声怪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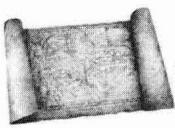
幽无神经本就紧绷着，遭此一惊竟也止不住“啊”吓得叫出声，同时神经反射地跳开老远，而待他落地时，那团黑影早已跑得不见踪影。

“该死的野猫！”幽无皱眉骂了一声，抬脚进入教室内。

教室里有些狼藉，入眼皆是凌乱堆置的蓝灰色连排阶梯椅，只有中间很大一片是空荡荡的，应该是幽柔等人用作排练节目之用。

没有见到自己担心的画面，幽无松了一口气，然而失望之情却也陡生，因为这下妹妹的下落便变得难以琢磨了。

抬脚进入教室内，幽无借着月色环视四周，意外地发现靠角落一张椅子上



放着一部索尼 CD 随身听以及一台“漫步者”便携式迷你音响。

他心中一喜，疾步走过去打开随声听，发现里面是一张舞曲的 CD 盘，没什么特异之处，试着播放了一下，感觉内容与盘面相符，的确只是舞曲，并没有携带什么有用的信息，不禁倍感失望。

放下随身听，幽无再用目光仔细搜索教室内的每个角落，依然寻不到任何蛛丝马迹，正自失望之际，眼角余光突然瞥到自己脚下似有古怪，低头看去，发现自己右脚正踩着一张差不多 A4 大小的纸。

幽无拾起那张纸走到窗边，借着皎洁的月光仔细观察，发现竟是一幅古韵深邃的山水图！

由于光线较暗，无法辨认其中细节，他只得先将图折好放进口袋，接着又在教室里仔细搜索一遍，发现再也找不出什么异状，只得将随身听和音响拾起，转身出了教室。他的打算是如果从手上现有的材料中找不出线索，那就等明日白天再来一趟，毕竟现在光线太弱，再搜下去也实在搜不出什么名堂。

回到早先便预订好的酒店房间，幽无迫不及待地摸出那张山水图，发现图画其实并不完整，只是半卷残图，右部边缘呈明显的锯齿状，很显然是某种撕裂的痕迹。

“原来只有半边图……”他小声嘀咕着，拿起山水图仔细端详起来，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一端详，却便让他出了一身冷汗！

先说那图的材料，结实厚重韧性极佳，色泽微微泛黄，显然不是普通的纸张，倒像是古时常常用来保存重要文献资料的羊皮纸，而且其两面摸起来都柔软光滑，好似婴儿皮肤，手感极为舒适，想来应该是羊皮纸中的精品“犊皮纸”。

将山水画作于羊皮纸上，这虽然有些奇怪，却还不是让幽无心惊的主要原因。

关键在于那画的内容……

实际上，画中内容并不如何华美悦目，甚至可说有些简陋：一些粗浅不一的黑色线条密密麻麻蜿蜒盘旋在纸上，堪堪构成一些简单的山水轮廓，然而怪就怪在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零散线条却活灵活现地勾勒出大片崇山峻岭碧水深潭。而更加令人称奇的是，若将视线分散，随意地在图上停留几秒，一些原本并不存在的琼台玉阁竟也不经意跃然纸上！而或是由于年代久远的缘故，那些